

欽定晉書

卷之十
四一五

晉書卷四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

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
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义謂舒
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
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
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
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
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
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
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

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襤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叅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

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娉宣成嘉禮贅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

卽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兖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

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簞褥百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

賄賂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皂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憲

李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憲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

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

伯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
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
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
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
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
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
祁侯熹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
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
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
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

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竝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

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虛
心之望能不慙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
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
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
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
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
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
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
太保諡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
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

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

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
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
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
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
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
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
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
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
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
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
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
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
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
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
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
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
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
不爭明讓不與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
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

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

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